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九目錄

獨孤及 六

吏部郎中廳壁記

慧山寺新泉記

太常少卿廳壁記

江州刺史廳壁記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豫章冠蓋盛集記

盧郎中潯陽竹亭記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八十九

目錄

一

風后八陣圖記

吳季子札論

招北客文

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襄武李公寫真圖贊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

并序

楊起居畫古松樹贊

張侍御寫真圖贊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贊

并序

觀世音菩薩等身繡像贊

并序

仙掌銘 并序

古函谷關銘 并序

洪州大雲寺銅鐘銘 并序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并序

瑯琊溪述 并序

金剛經報應述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九

獨孤及六

吏部郎中廳壁記

太微五帝星座後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  
建郎官至魏世祖分尚書曹爲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  
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羣吏之品位凡  
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郎官  
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郎中之選非  
楚金百鍊茲弓六鈞弗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而進罔

以見其才之餘地亦猶劍刀之刃未嘗剗大輒切大玉則雖曰我且必爲鑢錙人猶疑之由其途而昇必驟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六七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直實莅厥位往歲公爲員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陽春今也來斯八法在手操割成務彌綸舊章悉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韋弦而武德以來解署鼎新者數官曹易名者五若姓不表年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秋存乎座右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

各因其所草時之先後冠於其首以爲志云

慧山寺新泉記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隱客遺事故迹而披勝錄異者賤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字深源以割雞之餘考古案圖葺而築之乃飾乃圻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與爲賓主乃稽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方廣勝掩他境其泉伏涌潛洩漑潄舍下無汙無竇蓄而不注深源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壑

袤丈之沼疏爲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醲醴乳噴  
發於禪牀周於僧房灌注於德地經營於法堂潺潺有聲  
聆之耳清濯其源飲其泉能使貪者讓躁者靜靜者勤道  
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於山發  
於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猶無  
錫之政煩民貧深源導之則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  
之所格動若響答其揆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於  
石

太常少卿廳壁記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位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爲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

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屋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書得而師之不賢者吾韋而絃之賢遠乎哉旣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爲之志

江州刺史廳壁記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嚚卽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爲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櫛杌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

州也在荆之域於潯之陽江從岷山東注渤海洪濤至是  
派分爲九而廬山湓水周於雉堞洞庭彭蠡爲之襟帶故  
自晉元康訖於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  
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  
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  
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歧路  
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峙重節旁午羽  
書絡繹走閩禺而馳於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億功倍他  
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

爲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況美材乎故公以發矖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乂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版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圖牒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揭而書之以爲九江郡國誌

撫州南城縣客館新亭記

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於是乎賓客有止息羈旅有寄寓而是邦也與兩越七閩犬牙其疆守官者以爲地遐途窮而瑣瑣行邁之罕到也則殺其禮而闕其物焉無修除之備無井樹之設及客至則候人不爲導里不授館而盤飧薪芻之貺弄如也由是途而往者僉曰陋如之何是歲也台司審縣尹之寄擢王公听爲南城公至之日則制其事與陳其藝極視年之上下去民之疾苦凡三月而南城之人相和於是飾廡置以候賓客葺旅次以待羈旅夏六月築其館辨其域於道周

作新亭於館之陽廈屋耽耽俯瞰濬壑賓位在左主位在右然後剷磽确堙坎窞以爲大達屬之於溪設雙船於清津以備逕渡每將之迎之則自郊勞至於致餼無曠禮無違物而茲亭之經始也取廢徹之材以利用用迺有節入鞭扑之贖以庀工工忘其勞崇棟宇之製以禮賓賓至如歸三者不愆於素功是以懋政是以立若行者有犯輒之祭居者修飲餞之好登斯臨斯醺酒以贈之溪雲竹風生於棟牖而綠野青山爲之亭障三爵之後可以送千里之目可以道四方之志焉茲又勝會之佳境也凡底績以興

利革故以謀始修禮以備物偁功以成務政之大者宜其  
刊作者之茂實以示後嗣不然他山之石何以在此是歲  
廣德二年也

豫章冠蓋盛集記

鳳凰鵠鵠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  
之志非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接苗氏  
之遺墟非觀風按郡參事莅職者則長者車轍莫由至也  
歲次辛丑春正月東諸侯之師有事於淮西是役也以蜂  
蠆竊發華夷震驚執事者匪遑啟居亦旣播越我都督防

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克振遠畧殷爲長  
城且修好於鄰侯從交相見敦同盟戮力之義圖靖難勤  
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羣后庶尹輻輳  
鱗集其來如歸於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恒至自  
廣陵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  
史試鴻臚少卿韋公儼至自京口蘇州刺史韋公之晉至  
自吳廬州刺史前尚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由是越人  
吳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絡繹薦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宏  
舸巨鷁舳接艫隘輜車鸞鑣挂轂擊每講射合禮賓主



好會峨眉星弁執象笏雁行而揖者五十有九人凡處八座者一厯中司者三尚書司轄者二建隼旗者九冠獬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纍然若差肩駕於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焜燿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鵷鳳羣翔而萃止不若也彼昔人所稱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繫維莫從音徽將遠不頌不述後嗣何

觀公於是謹而目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世知衆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盧郎中潯陽竹亭記

古者半夏生木槿榮君子居高明處臺榭後代作者或用山林水澤魚鳥草木以博其趣而佳景有大小道機有廣狹必以寓目放神爲性情筌蹄則不俟滄洲而閒不出戶庭而適前尚書右司郎中盧公地甚貴心甚遠欲卑其製而高其興故因數仞之邱伐竹爲亭其高出於林表可用遠望工不過鑿戶牖費不過翦茅茨以儉爲飾以靜爲師

辰之良景之美必作於是憑南軒以瞰原隰沖然不知錦  
帳粉闥之貴於此亭也亭前有香草怪石杉松羅生密篠  
翠竿臘月碧鮮風動雨下聲比簫籟亭外有山圍湓城峯  
名香爐歸雲輪囷片片可數天香天鼓若在耳鼻是其所  
以誇逋客而傲漢貂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故飯牛而牛肥  
盧公恬智相養於是竹亭構而天機暢嘗試論亭之趣夫  
物不感則性不動故景對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至故  
意恆而神完也耳目之用繫於物得喪之源牽於事哀樂  
之柄成乎心心和於內事物應於外則登臨殊途其適一

也何必嬉東山楔蘭亭爽志蕩目然後稱賞公欲其迹之可久故命余爲志

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樸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足則凶器何恃故天

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  
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僇神不忒故入其陣所  
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  
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  
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  
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  
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  
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樽  
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版泉省方於崆

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  
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  
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  
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  
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  
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指  
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  
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堙  
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

餘伎云

吳季子札論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邱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所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厯季厯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

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鐘曷若以蕭牆爲心社



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覺而動治其未亂棄  
室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  
獨守純白不干義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  
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招北客文

謹按是篇文苑  
英華作岑參

蜀之先曰蠶叢今縱其目以稱王當周室陵頽今亂無紀  
綱洎乎杜宇從天而降龍靈沔江而上相禪而帝據有南  
國之九世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衽而椎其髻及通乎秦  
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琢而秦女至一蛇死而力士斃二

江雙注羣山四蔽其地卑陋其風脞脆蠻貊雜處滇楚爲  
鄰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花葉再榮秋冬如  
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罕開陰氣恒昏以暑以淫作  
淫爲瘵爲厲氣浥蟄以中人吾知重脰之疾兮將嬰爾身  
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東則有大江漂漂下絕地垠百谷相吞出於荆門突怒  
吼劃附於太白渤澥礪礪會於滄溟跳噴浩淼上濺飛鳥  
感縮盤渦下漩黿鼉三峽兩壁亂峯如戟岷岷崕崕湏洞  
劃圻高於天霓雲外水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窄瞿塘無底

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  
好飲人血化爲婦人銜服靚裝遊於水濱五月之間白帝  
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灩澦翻天威地霆吼雷怒亦有行舟  
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懼未及舉瞥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  
一歇日未移午須臾黑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沙飛波騰  
浪翻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漩入九泉沒而不還支體糜散  
蕩入石間水族砢砢拔刺爭餐蜀之東不可往北客歸去  
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萬重峻極屬天西有崑崙其峯相連日月

迴

一作巡

環闕於山巔巖崖盤嶽天壁負絕陽和不入陰氣

固閉千年層冰萬古積雪谿寒地坼谷凍石裂夏月草枯

春天木折

一作冬天水折

蒼烟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馬傷骨江

水噴激迴盤紆縈棧壁緣雲鉤連相撐繩梁磔虛傍沓沓

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矍然亡魂喪精復引一索其

名爲窄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兮或如獾倏往還來

幸不落或有豪豬千羣突出深榛努鬣射人寒熊孔碩登

樹自擲見人則擘巨麋如牛修角如劍餓虎爭肉吼怒闐

闐復有高崖墜石兮聲若雷之軒轟上敲下礧似火迸兮

滿山流星礪溪忽兮倒流林岸

一作崖

爲之頽傾碎騰狄與

過鳥駭木魅兮山精飛石壓人兮不可行西有犬戎與此  
山通形貌類人言語不同羶廬隆穹毳裘蒙茸啜酪啖肉  
持鎗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攻其聲如犬其聚如蜂中國  
之人兮或流落於其中豈只掘鼠茹雪以取活終當鉞其  
足而纍其胸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  
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南則有邛笮之關天設險難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亘  
廬江隔閼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霧然

其人如魚爰處其泉終年霖霖時復日出  
折折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濕寢偏死腰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凝白日  
無光其氣溘溘暑雨下濕黃茅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過  
豈只走獸踣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今何知此方些蜀之  
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劍山巉巉天鑿之門二壁豁豁高崖嶙峋上柱  
南斗傍鎮於坤下有長道北達於秦秦地神州中有聖人  
左右伊臯能致我君雙闕峩峩上覆慶雲千官鏘鏘朝於  
紫宸玉樓鳳皇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搜賢修文皇化欣欣

煦然如春蜀之北今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襄武李公寫真圖贊

作績精至於藝懸解擬公德容與化同製獨立正色神和  
氣邁婉兮清揚若聞嘉話公綽不欲仲山匪懈形於懿範  
觀者目駭百城仰止羣吏儆戒成務安民亦猶此畫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

并序

侍御史韓公至

一作志

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於天下辛丑

歲三月以王事靡盬館於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  
於慧命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容陳於

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  
入自外者或欲擎蹠曲拳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衆君子  
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贊其美及亦繼唱於後乃贊之曰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  
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  
空陂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一作造化亦在毫素

楊起居畫古松樹贊

道在毫末神凝意注闐然雷生千歲古樹龍螭屈盤精魅  
固護霜封雪埋翠幄如故宜構大厦胡爲中路豈猶有待



公輸之顧落落貞姿傳之繪素

張侍御寫真圖贊

堂堂乎張洵美且恭執法柱下分形畫工玉立天姿霜淬  
神鋒武庫森戟寒山勁松方彈獬豸以佐夔龍他年雲臺  
與古同風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贊

并序

道無形相心離文字非言無以導引故諸法生於假名非  
智無以調伏故大音傳於密教茫茫五濁客塵覆之根識  
相緣生滅相隨世王有爲之牢獄二乘求慧而著空十地

見性而弗了微我智印侯誰司南故如來以大悲自定之  
慧力示總持無畏之祕藏雲覆世界雷震羣有淨除我垢  
令入法性設字根本假文以荃意也足聲齒舌因音以見  
法也以十四音攝一切智雖入無漏而不捨有爲卽色以  
證空也奉之者惡趣固可使關閉黑業必爲之清淨况勝  
緣乎初太保韓國苗公以兩朝秉鈞所積廩賜顧命宗子  
家老曰喪祭之餘以庀功德於是我相國潁川公將演成  
公宏誓之果也是以樹因此幢韓公生代天工德本植焉  
歿無鬼責惠牙滋焉而潁川公猶興哀於絕絃之地將乞

靈於無我之法庶俾法雨雨公身田故琢真石以刊微言  
仰之贊之如揭日月嗚呼墨點之界有極鐵圍之山有壞  
惟梵音與法印等空虛而無窮則公之前際疇可彌度其  
辭曰

六趣輪轉根塵相刃死生變化如響如瞬何用拯溺總持  
祕印道罔不在宏之者人乃經靈幢公子之因贊持大力  
啟廸迷津天魔遁形地獄開門拔箭解縛如日破昏韓公  
善根與石長存

觀世音菩薩等身繡像贊

并序

元年建寅月前相州安陽縣令何昌系以是月甲子當受  
生之辰痛欲報而罔極哀現在之無住顧非大雄之慈法  
雲之悲則莫能救拯我無明苦果敷佑我宏誓願力乃彰  
施五色以刺繡成文寫菩薩之真相等觀音之全身於是  
乎諦觀眸容瞻仰聖位知海潮之梵音不遠蓮花之法座  
可識將令功德池水漑灌其三業菩提根芽發生於一雨  
至哉安陽之樹善也宏矣欲廣其善利以偈贊云  
法雲垂蔭光破黑業五眼周視四魔怖懾以色觀空於相  
見法永植慈緣恒沙億劫

仙掌銘

并序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泄爲百川凝爲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并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顛屨攘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坼山脊爲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於峯之顛後代揭厲於元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談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爲學者拘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繞箭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隲無睽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

世界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爲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爲甗爲缶爲鉤爲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甗缶鉤棘也巨靈之作於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啟至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於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乃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揮太極蹴蹋顛氣立乎無間行乎無窮則挾長河如措

孟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以導西  
河爲神奇可不爲大哀乎我我靈掌仙指如畫隱麟磅礴  
上揮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以掬皓露攀扶桑而捧  
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至此唐興百三十  
有八載余尉於華陰華人以爲紀嶢嶢勒之罟頌嶧山銘  
燕然舊典也元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  
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歎之斐然琢石爲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啟  
地脈乃眷斯顧高掌遠跼若如剖竹騁若裂帛川開山破

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挂石壁跡豈  
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  
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父愚公莫知  
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亭高聳霞艷烟噴  
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古以閱羣動下視  
衆山蟬蛸蟻蠓彼邦人士永揖遺烈瞻之在前如揭日月  
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



封畧土宇守在關塞山川邱陵爲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  
京室崇山迴合連岡藂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感  
谷抱溪鬬崛起重險爲秦東門截函夏於閭闔鎖天府於  
戶牖外扼九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擁六合之奧區故  
霸王出焉當其周原鹿駭戰國蟬起嬴氏建瓴山東擇肉  
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  
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壁天祐漢祚  
高皇帝提劍而西以遏亂略斬白帝繼降王舉漢中平咸  
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

若詢事國牒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  
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  
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國如此其大耶歲在大火余適下  
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  
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爲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  
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詞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於京姓易時移山空  
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於以志之

勒銘巖扃

洪州大雲寺銅鐘銘

并序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乘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焉彤彤蓮宮於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上士精法觀釋法鸞與比邱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於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弇之齊以

諸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宏誓旣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如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況祝融回祿髣髴交應越五日辛丑新鐘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溢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蕩旣而拗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於禁城入於梵宮徘徊乎霜天淩厲乎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解刑刀輪摧藏嚴乎心者聞聲

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聲氣  
木鐸徇路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宏道以勸善因善  
以建法作法器以爲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善  
者教之宗也作銘曰

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并序

八音之列數者金爲長金聲之動物者鐘爲大相彼創制  
本乎無心隨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其體妙乎其幾  
神乎故帝庭用之以和樂梵宇作之而助道其有旨哉伊

本願道場昔鬼土所卜卽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因而緝  
焉皇唐統天增壯厥構雖臺殿有赫而鐘簴未雄曰都維  
那某等顯允令德鬱爲紀綱洞三學之奧府張二嚴之巨  
翼以爲是聲聞則有以敷衆美不則無以徧十方乃同寅  
叶恭倡議改作我心匪石彼應如雲緇流輔仁而或勤或  
懋清信委施而爲岡爲陵於是乎遠貿金精博召良冶鳧  
氏宰陶人翼鎔範修林樸植火正叱咤以啟號風師閱怒  
而陳力巨扇咆哮洪鑪赫曦歛奪清夜光連紫微旁通竇  
以決注下潛成於數圍察夫陰未凝陽爲烈爍爆泉沸氣

憤雲洩旣旬而後實旣堅而後發轉於隧漸於堂混乎其  
輪圓洞然而博暢仙獸勒於下驪龍踏於上蓄精誠含寥  
亮乃神工之旣濟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有度而體有  
經侈弇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柞雖鴻音未揚識  
者已知其妙矣故緇衆咸躍善願克克而縣之衣冠里之  
髦彥聚捨珍翫翕營層臺峻嶒百常沆瀣一色然後插雲  
柱倚天梯駢轆轤縮修索攢勛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  
雄以筍鱗顛以交扛猛以簾權作以離立大器斯屬洪椎  
乃鏗威音潼溶而一吼虓響爰業乎三界上極有頂下彌

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警革塵滯塞開冥蒙滌曠  
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福潛潤冥機坐融其諸佛神通  
之用乎不然者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是矣允  
釐僧務本三勢而克終式遏劍輪後四爰而長擊故初起  
細而促漸登鎗以舒旣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於是壯也  
乃而畢爲八字有誤若是者何皆皇覺啟導抑揚之深思也實  
欲普其念周乎仁張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  
登聞不惕不惶以安以樂或謂霆闐雷裂山傾河洩靈祇  
殲走猛毅僵壓皆恐怖殺傷之事我大雄氏慈制又悲乎



然哉

五字有誤

若乃禹禹聖賢翼翼龍象以之懺薩以之引宣

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忒住持我象教洋溢我元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唐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鐘也旣成卽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復構他方聖衆咸飛來而讚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巨會以落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而宏範莫紀又八稔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於右邑攝茲銅章惠化一清於灌壇希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昭述式副羣心之望焉而主

薄宏農楊量新尉楊光朝等并高幹才敏力懋於道勉奉  
天秩允恭仁祠輔營樂石贊就厥美雖默者果得不言乎  
銘曰

靈鐘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舍至圓雄威蓄毓時乃宣震  
擊鏗鎗流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真聲開梵筵一切  
苦輪悲熾然聞我真聲咸息肩虛空有盡福無邊神用廣  
大莫與先

瑯琊溪述

并序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

流者占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  
鑿石引泉醜其流以爲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  
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瑯琊邸而爲  
鎮東也嘗游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瑯琊他日  
賦八題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厯六年歲次辛  
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濬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  
後賢天鍾靈竒公潤色之疏爲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  
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

石皚皚涌湍潺湲洞壑無底雲興其間仲春氣至草木  
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雲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  
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酒酣氣振溪水爲主而身爲賓捨瑟  
詠歌同風舞雩時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轡徐驅  
石門松風聲類笙竽嗚呼人實宏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  
遊漢之涘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  
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挹我於泉乎已而

金剛經報應述

并序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身挂元冕心冥真如

昔嘗奉般若法以宏正見雖顛沛造次心與經俱十有若干年矣皇帝中元年冬十月車駕有避狄之師百僚倉皇南馳商於公爲盜所攘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惟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王正月大駕返正公爲京兆尹痛宏誓之未從也則惟經是圖末於元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者亦曰不知其所自而能得公瞻禮悲喜捧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故隨心而至昭報肝蜜其疾若答顧謂孟子太常博士友順志之或曰得與喪

偶然爾何必謂誠感乎及對曰誠於此者形於彼故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此仁義忠信感於物者也況第一義諦超貫仁義自在慧力不啻忠信則因發而果從心誠而經還是法味幽贊非思議所可及豈佛以般若之兩啟公善牙使因相以次獲願進啟乎無願法之法歟不然何心境元合若律呂相召歲在乙酉公以異見告及跪而述之曰

上士勤道精應若馳願形於心報亦隨之至感無礙經斯來歸護公身田俾公斷疑公之善根疇可度思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目錄

獨孤及七

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 并序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 并序

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 并序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懷州刺史贈太子

少傅楊公遺愛碑頌 并序

唐故睢陽太守贈祕書監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唐故朝議大夫申王府司馬上柱國贈太常卿韋

公神道碑銘

并序

唐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別駕權公神道碑銘

并序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

獨孤及七

唐故揚州慶雲寺律師一公塔銘

并序

公諱靈一俗姓吳廣陵人也神氣清和方寸地靈與太初  
元精合其純粹聞思修惠介然生知九歲出家三千斷結  
嚴持律藏將紹法寶示人文學以誘世智初不計身中有  
我我中有身德充報圓緣斷相滅寶應元年冬十月十六  
日終於杭州龍興寺春秋三十有六臨滅顧命以香木茶  
毘爲送終之節門弟子虔奉遺旨粵以是月某日焚身於

某山起塔於某原從拘尸城之制也右補闕趙郡李紆殿  
中丞侍御史頓邱李湯嘗以文字言語游公廊廡至是相  
與追錄遺懿以詒塵劫謂公貞靜直方淵遠宏大而密識  
洞鑑天倪道機注不滿酌不竭沖如也自受生至於出家  
貪恚不入念哀樂不見色自出家至於涅槃六根不染欲  
界之塵自知道至於返真雙履不踐居士之門公之嚴持  
也初公之先世爲富家旣削髮推萬金之產悉以讓諸孤  
昆季所取者獨衲衣錫杖及身而三捨七界五欲如棄涕  
唾公之純白也其所底止必擇山間樹下無塵垢之地初

舍於會稽南山之南懸溜寺焉與禪宗之達者釋隱空處  
印靜虛相與討十二部經第一義諦之旨旣辨惑徙居餘  
杭宜豐寺鄰青山對佳境以嶺松澗石爲梵宇竹風月露  
爲丈室超然獨往與法印俱自是師資兩忘空色皆遺暴  
風偃山而正智不動巨浪沃日而浮囊自安於是著法性  
論以究實諦公之懸解也公智刃先覺法施無方每禪誦  
之隙輒賦詩歌事思入無間興舍飛動潘阮之遺韻江謝  
之闕文公能綴之蓋將脗合詞林與儒墨同其波流然後  
循循善誘指以學路由是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趙

郡李華穎川韓極中山劉穎襄陽朱放趙郡李紆頓邱李  
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范陽張南史清河房從心相與  
爲塵外之友講德味道朗咏終日其終篇必博之以文約  
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投之以法味欲使俱入不二法  
流公示教之攘門也內張天機外與物接捨法無我以虛  
受人曠焉若空谷之響止水之象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其  
道樞未始不無爲也而飲其和者亦虛而來實而歸明徵  
其所以然則不得其朕公應之無涯也宜豐寺地臨高隅  
初無井泉公之戾止有靈泉呀然而涌噴金沙之溜於禪

庭左右挹之彌清剡之無窮公精至感物也嗚呼日發天  
啟壽量彼一劫住世聖道以拯拔喪得大雲而涼火宅其  
公平吁嗟昊穹奪我善友使生不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  
前已就諸有可出將轉現他方乎爲應化之始終法身之  
去來非思議所及乎凡今學徒戒歸若涉大水而無梁抽  
毫強名以志陳迹其銘曰

茫茫五濁愛習如債何以爲師尸羅之戒卓爾上士一念

識滅萬法懸解名離性空破魔結壞

英華作卓爾立志於  
焉懸解持佛祕藏俾

道勿壞穎脫諸有獄視三界上德不器大道無方天縱之文

亦和其光發彼蒙童啟迪思量我皆令入直心道場奈何  
法船今也則亡適來豈逆適去豈順施未及普天胡不慙  
飛鳥無跡法雷罷震福庭空虛來者曷問言之糟粕留爲  
祕印謹按自知道至於返真以下文苑英華作雙鳥不踐  
居士之門六根不染欲界之塵學無常師悟不以漸  
內以了因證心果外以惠用接物與止水空谷同其應和  
而法施不住天機無方精義元言或形於章句騷雅之遺  
韻陶謝之缺文公能綴之其終篇必以了義博約和者量  
其根之上下而投以法味飽其風者亦虛而來實而歸或  
以足言言必緣情一緣則萬緣作而諸相見無乃不可乎  
曰佛法自利他不係於權實將善誘之心咱和之固曰示  
入因波可也公又嘗謂無生正位實相宗本二乘所感談  
者莫究於是著法性論以辨之而迦葉後問惠遠奧旨騷  
馬疑斷渙若冰釋者是以為向使大啟壽量好務宏道則  
法王度聞非公孰寄嗚呼生不極其涯道不竟其源豈應

物之緣住世之數止於是乎爲世締之始終報身之去來  
非思議之所及乎清塵緬然學者安仰若涉大水而無舟  
航儒生強名以志陳跡

福州都督府新學碑銘 并序

世與道交相興喪宏之者在人非庚桑楚不能使畏壘大  
壤向化微文翁蜀學不崇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  
民賴德施古今一也初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  
先師退而歎堂室湫狹敦學荒墜懼鼓篋之道寢于衿之  
詩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旣  
修乃以五經訓民考校必精絃誦必時於是年人知敬

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  
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大厯十年歲在甲寅秋  
九月公薨於位於是羣吏庶民耆儒諸生兩泣廟門之外  
若有望而不至號曰豈天不欲斯文之漸漬於東甌之人  
歟不然何錫厥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黨瞠然嗚呼曷歸  
判官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史潁  
川韓贄監察御史河南長孫繪率門人部從事州佐縣尹  
相與議以公之功績明示後世謂及嘗同司諫之列宜備  
知盛德善政見託論議以實錄刻石曰公諱椅字某皇帝



之諸父宗室之才子寬裕愷悌孝慈忠敬莊而成式文而強力治王氏易左氏春秋酌其精義以輔儒行故居處執事著書屬詞非周公軌躅不踐也天寶三載應選部辯論爲安陽縣尉中興之後歷御史尚書郎諫議大夫給事中十餘年間周歷三臺言中彝倫動中大本上交不詔下交不瀆家貧不樂清近求爲京兆少尹無何出守宏農宏農人和又移典華陰兼御史中丞華陰之近者安遠者來天子以爲才任四岳十二牧之職大歷七年冬十有一月加御史大夫持節都督福建泉州漳五州軍事領觀察處置

都防禦等使八年夏四月龍旂六轡至自京師閩粵舊風  
機巧剽輕資貨產利與巴蜀埒富猶有無諸餘善之遺俗  
號曰難治公將治之也考禮正刑節用愛人頒賦遣役必  
齊其勞逸視年豐耗量入以制用削去事之煩苛法之悖  
克者吏不奉職民不帥教則懲以薄刑俾寢遷善繇是民  
知方矣公將安之也初哥舒晃反書至公屢及於門遽命  
上將帥戈船下瀨之師西與鍾陵軍會先拔循潮二州以  
援番禺推誠誓衆士皆奮勇旣而大憝就戮五嶺底定民  
是以康繫我師是賴人無奸宄寇賊之虞矣公將教之也

考類官之制作爲此學而寓政焉躬率羣吏之稍食與贖刑之餘羨以備經營之費而不溷於民也先師寢廟七十七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齒胄之位列於廊廡之左右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先三日公齋戒肆禮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陳祭典釋菜之日釁器用幣籩豆在堂罇罍在阼公元端赤舄正詞陳信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粗告於公斂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於宗伯將進必

以鄉飲酒之禮禮之賓主三揖受爵於兩壺之間堂下樂作歌以發德鹿鳴南陔由庚嘉魚南山有臺以將其厚意縣是海濱榮之以不學爲恥州縣之教達於鄉黨鄉黨之教達於衆庶矣公薨之明年太常議按公叔發修衛國之班制以交四鄰故易其名曰文孔文叔其勤公家夙夜不懈衛人銘其彝鼎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諡曰成詔贈禮部尚書而刻金石之禮則闕而未備今也敢播德馨貽之無窮其銘曰

公之文兮肅恭且仁宣力事君潤飾經術底綏斯民公之

武兮鰥寡不侮剛亦不吐率師勤王戡厥醜虜公之移風  
經始泮宮百堵皆興孔堂崇崇四科以班乃侯乃公秩秩  
祀典鏘鏘禮容大昕鼓徵學士萃止褰衣方屨登降以齒  
從公于邁樂我泮水我廛我里講誦資始比屋爲儒俊選  
如林縵胡之纓化爲青衿公宜難老爲學者司南板日告  
凶實天匪忱噦噦和鸞兮不聞遺音願言思公兮如玉如  
金餘烈鏤石以塞民心

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碑

并序

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其三曰貴相聖人法天建官

作爲台司以左右民於是乎有敬敷五教平章百姓之職  
居之者下代天工上應星宿其或一麾出守八命作牧內  
爲吉甫外爲方叔宏道利物其政一也惟唐七世皇帝誅  
羿澆纂舊服得柱石之臣曰平原張公諱鎬字從周秉中  
庸之德含光大之量輟耕隴畝爲唐臯夔推轂於河南樹  
風於荆門作賓銅樓登侍禁掖牧撫人半歲洪州再稔鰥  
寡不侮神人咸若慈惠之政治於百城享壽六十有一歲  
在癸卯七月壬寅薨於位夫德之被物也厚則物之興感  
也至故公之捐館自九江至於敷淺原南暨於梅嶺東臻

於閭徼蚩蚩之民靡幼靡艾泣涕乎遺風悽愴乎棠陰懇  
懇乎若求而不得企而不及也僉曰平原其可謂盛德也  
已子惠困窮俾富而庶若解衣衣我輟食食我棄我往矣  
誰育我矣逝矣遠矣音徽沫矣吾儕小人嗚呼疇依盍詠  
歌之刻諸金石秋八月旣殯耆老吉州安福縣丞鄧林玉  
等一百一十五人乃率籲衆感謀及故吏從事州長縣尹  
虎賁亞旅鄉老大夫相與稽乎陳迹建頌表德用廣留侯  
之世家紀子產之遺愛禮也公曾祖曰善見位朝議大夫  
越州司馬司馬生武定任荊州都督府戶曹參軍戶曹生

知古官止代州司馬廣德元年贈太子少傅自司馬至少  
傅世以儒顯天鍾美於其後嗣四世而生平原燕領犀額  
山立玉色森然若大厦棟梁清廟祭器該宗六學大抵以  
周易爲師將探元化恥觀朶頤隱居南山蓋三十暮天寶  
十四年始褐衣召見凡用舍繫於才行止牽乎時當無爲  
無事則許由善卷各得安其節及人思俾乂則黃公角里  
不能逃其用勢使然也繇是一命左拾遺再命右補闕修  
國史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起布衣二年綰相印佐王業明敷之盛輝動



古今於時至德二載也天子方以復夏之師蒐於岐陽三河之人左衽是懼公入敘百揆出分二陝帥東諸侯之兵收復宋鄭誅後至者以懲不恪安危之機懸於方寸方將董正東夏懷柔山戎會帝咨百工曰有能典朕荆楚俾奸宄不作予惟克邁乃勲於是拜公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明年元良肇建上曰疇若予樂正父師之職汝作賓客卒調護太子嘉言惟允於是授太子賓客上思夙夜出納言語侍從之臣命公作左散騎常侍會鍾陵鄱陽之間人咨艱食上又曰命汝作州伯總十聯之任俾余無虞惟爾賢於

是有洪州之拜粵寶應元年冬十月公朝服受命至自臨  
川彰善用明痺惡用威一法度用信布愷悌用德慰薦掾  
吏勞徠鰥寡化以公廉扇以禮讓煦而嫗之使自得清而  
靜之使自定於是豪民猾吏革面斂手家有忠信人懷孝  
弟暢於事業布於風俗浹於人心被於歌詠是歲也三吳  
飢人相食厲鬼出行札喪毒痛淮河之境骼胔成岳而我  
倉如陵我民孔阜犬牙之境疵癘不作災不勝德也臨海  
賊袁晁狃於會稽之役侵我東鄙江介大恐民斯繹騷公  
命左軍屯上饒之隘塞常山之口斬其唐突者三千餘人

自是姦黨散落不敢南向而射邦人安焉舒城賊帥楊昭  
憑峰聚之衆殺同安郡守劉秋子以叛師潰而奔犯我疆  
場公覆而取之懸其首於五達之衢凶徒殲焉沈千乘者  
新安大豪結椎剽之黨爲之囊橐弄兵潢池虔劉我民桴  
鼓之聲相聞郡國二千石不能禁公命次將斬之以徇鋤  
其根株俾無遺類新安民庶室家相慶江干清焉振六條  
之宏綱開布大信從善如不及視民如赤子克已推誠以  
百姓心爲心飲之以和俾服從教化輕剽些窳奪攘矯虔  
之俗罔或干於政憫悴蹇亟苛察繳繞之吏不能見其巧

哀矜民庶期於無訟德政行焉眷選乃僚必國之良有若  
博陵崔賁昌黎韓洄趙郡李惟岳北海王士華河間邢宙  
河東裴孝智隴西李道皆卿才也以嘉言碩畫參公軍事  
澄清之內無濁流審克之下無冤民淑德旌焉公之解袵  
褐而拖國章也十有一年矣雖匪躬之故宣力不暇而滄  
洲願言未始弭忘每曰少伯子房吾之師也累乞骸骨將  
角巾故山朝廷方虛三老五更之位待公除書未下而公  
薨焉嗚呼哀哉褒德之盛典退身之正志嚮用之遐福三  
者俱未從人欲斯可以歎矣惟公出將入相文武爲憲謹

言成畧藏在冊府代莫得而聞也今採其德刑禮義之善  
利物者頌之於石慰彼墮淚者之心焉爾其文曰

純粹之氣升於星辰降爲賢人皇王得之以釐百工以隲  
下民九江之南五品不遜百姓不親平原來思綏之以德  
俾民化淳寬厚清靜飭躬率先是訓是勤猛獸不噬夜犬  
不吠豐年來臻藹藹令德家有膏雨戶有陽春牧我苦晚  
棄我苦早實天不仁南州寥寥東山依依德音若存千載  
之後魂魄登此頌聲不泯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懷州刺史贈太子

少傅楊公遺愛碑頌

并序

皇帝嗣位二載河內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  
公廉仁明愛人起鞞鼓間爲唐循吏天生貞方非有經術  
潤飾推誠御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時王師  
始平河北而覃懷纔歸於我大兵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梁  
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俾慰安斯人公旣至則弔  
其瘡痍翦其荆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  
古溝引丹水以溉田田之污萊遂爲沃野衣食河內數千  
萬口流人襁負不召自至如歸市焉鰥寡無告不能自耕

者貸其種與農器而教之視五穀所宜督其程課勞來不  
怠使民無不咸返其本每循行屬縣問所疾苦時其飢飽  
心爲慘怛如身之恤臂指慈父之視幼子也性嚴不殘而  
恭於奉法訓軍以律禁暴以肅有抵刑者雖拔葵犯禾殺  
之無赦由是兵不爲盜猛獸不食人河內之犬無夜吠者  
人人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宏農  
郡公邑二千戶拜其男銳河南府參軍方倚以牧人不遐  
其福大厯二年八月六日公薨於州春秋五十四皇帝悼  
惜詔曰軍興已來列郡凋耗二千石少能以教化稱者唯

承仙苦心精力惠此一州家給而人知禮節氣和而歲無  
災害三年有成表課第一賢守旣歿誰其嗣之宜贈太子  
少傅好事者撰公景行謂公清直強力能勤其官百城之  
州三軍之帥可使居其任量不及而歿惜哉初岐國公魯  
炅之守襄鄧也公爲新軍佐敢殊死督戰奮士卒先蘭石  
亂中敗而滅鼻而不言病卒以是挫敵軍中服其義勇及  
涼公秉鉞而委質焉前後保河陽守高平安潞鎮鄴董戎  
壺口戮力危機之中賈勇倉猝之間惟盡敵是求未嘗顧  
身元戎賴之卒成大勲由是厯羽林金吾光祿大夫加開



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而後至於是州也公嘗表請歸葬  
途由於洛洛陽人聞楊懷州之至也環而觀之及其還也  
懷人數千須於路其亡也闔境相弔童子不巷歌凡立誠  
應物者信不足則行失飾知沽名者實不足則名喪若楊  
公者非仁必由已而誠在言前則不能使千萬人悅之之  
速如是某官某耆壽某等願復攀公之朱轡望公之清揚  
而靡因也故立石爲碑慰彼永思云其詞曰

吳公文翁遭時無危因而綏之其績易施公之來斯大盜  
始夷師旅饑饉丁於此時頑民反側比屋流離飲公醇仁

而忘怨咨飢者得食寒者得衣豈知典謨以吏爲師豈必  
法令信則不欺功倍古人愛及煢嫠人之戴公父兮母兮  
公之品望與古賢希宜從人欲俾壽無期嗚呼不傭捨我  
曷歸公俾我活何以報之我思公兮涕淚此碑

唐故睢陽太守贈秘書監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漢家之建侯親親也以荆燕吳楚爲首封而後嗣多材世  
濟厥美辟疆路叔更生子駿比肩而出慶鍾故也唐有天  
下肺腑是依有若江夏淮安河間東平以明畧茂勲左右  
大業其休德粹氣降爲百祥公子公孫或哲或仁勤勞王

家焜耀國牒從東平三葉後生睢陽言春秋者謂公族多  
士與炎漢侔矣公諱少康字某太祖景皇帝五代孫太祖  
生雍王繪雍王生東平王紹東平王生高平王道立高平  
王生畢公景淑初畢公娶於太常京兆韋萬石女有才子  
三人伯曰孟康忠敬直溫謙光不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  
夫仲曰仲康宏毅密重文敏貞諒由尚書主客郎中剖符  
楚州人到於今由其教而思其躅公楚州之母弟也纂二  
昭二穆慎身之烈迪元方季方裕壘之範家貽其謀天鍾  
其休故蓄爲和氣播爲盛德年始孩而畢公捐館七歲受

孝經至喪親章捧書孺慕哀哽不食鄰伍長幼爲之涕泗  
旣冠遭太夫人棄孝養苴負茹毒泣血無聲者三年自是  
孝稱鄉黨名冠宗室會垂拱永昌以後天下有燕啄之謠  
七廟支庶不絕若縊公正志蒙難危行全德貞厲二十年  
以俟道長中興後乃筮仕由朝邑縣尉凡七徙官至尚書  
祠部郎中以大府上佐授潞州司馬因考績彰聞拔爲青  
州刺史於是海岱貢篚衣履天下俗尚夸侈吏務豪奪公  
以德禮示法度以誅賞禁淫慝宣明教化飭行率先使刺  
繡倚市者悉返耕織於是貪者廉善者勸海濱之俗變至

鄒魯按察使戶部侍郎宋遙以狀聞璽書褒異遷公於常  
州賜一子出身常之吏民望公風聲其竒衰僭濫者解印  
綬自去比及下車無爲而治復以高第擢拜徐州刺史先  
是歲比大歉人流者什五六公條奏逋逃之名削去其版  
然後節用務本薄征緩刑以來之歲則大穰人不患寡浮  
游自占者至數千萬優詔嘉歎賜帛二百匹元宗後元年  
改宋州爲睢陽郡命公爲太守淮河漕輓刀布輻湊萬商  
射利奸之所由聚也公謂非勝之艱安之惟艱故峻其侵  
漁之令宏其并容之仁吏或不廉不恪不惠不迪糾之詰

之必誠必信公之誠信不欺故獄市不擾閭井輯睦由是  
飲公醇固之德者如餒者得哺寒者得纊有司方將計課  
以聞天不惠於宋乃崇降厲疾三年春賜告歸洛陽是歲  
十二月丙午薨春秋六十有四宗室懷欵士友失圖宋人  
徐人輟春相唁明年某月遷宅兆於京兆見子原先塋禮  
也公雅善屬詞有集二十卷晚節好禪味耽道論嘗傳道  
德上下經五千言爲之訓解以究微旨其爲政貞方廉靜  
明達端懿嚴不殘直不訐清不矯時善不徇名交友推誠  
好惡中節博見強志親仁愛士居險用晦遭時利往行藏

之機與道屈伸未始以去就寵辱瀆其出處而壽位未極其量也故休祐復集於後昆夫人某縣太君廣平程氏生元子曰涵以忠文孝讓儀刑王室天子謂可內司九法外鎮百城大厯七年夏五月由尚書兵部侍郎爲御史大夫蘇州刺史巡省江左邁德詒訓之所及也夫人沛國武氏以繼室生仲子汗汗弟濃皆卿材而不幸早世某年月日朝廷建推恩之令追贈公祕書監大夫之孝達於祖禰也及嘗忝禮官之屬知王侯之廟祧昭穆與功烈德善故受命於大夫酌而爲志著之樂石以代烝夷曰

金匱要略卷之三  
敦敘九族皇風所始公生德門運叶麟趾王曰叔父高陽  
才子纘乃祖服似纘介祉底績三署舊章孔修赤舄彤襜  
牧彼四州明照奸訛仁覆隱憂神罔時怨民斯輯柔民之  
不幸公壽不永王曰彼天匪憖俾屏仁浹鰥寡道在彝鼎  
臧孫有後遺烈煥炳

唐故朝議大夫申王府司馬上柱國贈太常卿韋

公神道碑銘

并序

楚元王傳後五世長孺相漢始自魯國徙家杜陵其後十  
六世孫景畧仕魏爲青州刺史青州生隋倉部侍郎南皮



公瓚南皮公生三子皆才同時爲郎長曰季武實居主爵  
次曰叔諧典司庫部季曰叔謙歷吏部考功時人號爲三  
列宿考功生知人以司庫員外郎爲職方郎中自長孺至  
青州二丞相一侍中十一二千石自南皮至職方二葉五  
尚書郎爲當世言婚宦者謂之郎官韋家梗柎瑤琨非崇  
山濬源不生故公侯卿大夫實鍾德門事業名聲與冠蓋  
俱四牡龍旂之慶百代彌熾盛矣哉公諱鎮字某職方之  
仲子也性忠廉無邪溫直好禮用誠明博厚祇若祖考之  
訓雖顛沛不違仁非得之不苟求言足以成事而濟衆默

足以居易而慎獨鄉舉經行吏部登賢能拔授祕書省校書郎親累徙官再遷至亳州臨渙縣令寬仁愷悌之政行乎千室期年而頌聲興遷薛王府文學轉祕書郎王宮圖牒天祿典籍公皆以儒服參馬藝文修而彝章敘厯佐濮徐仙三州清恪如一入爲申王府司馬以達才居陪臣之列宏道以奉職安義以直已諫從政肅緊忠亮是賴掌邦典者謂王門之治可移於公卿方議登之三府會寢疾終於位是歲開元十二年歲在甲子冬十月二十二日春秋若干夫人河南元氏益州唐安縣主簿知柔之女承先祖

供祭祀之謂職閔勤勞勸以義之謂德莊敬恭順婉婉聽從之謂禮顧復勞瘁均養善訓之謂慈夫人兼有焉某年月日春秋若干卒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原嗚呼才宜貴仁宜壽世祿宜富三者公夫人皆居其地不臻其分鄉黨宗族以命不可說相弔焉惟明德必有後之言也信有若孟子幼成博見利器鏗若金錫天寶十年自尚書兵部郎出守漢中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移典河內河內人至今頌之仲子幼卿洛陽縣丞叔子幼竒宋州楚邱縣令季子幼章有貞幹密識恭寬而明前後八執憲而再起草自兵

部郎中持節典泗楚二州錫金印紫綬咨以屯田贍軍食  
如漢營平侯故事以言以立皆公之教訓也寶應二年春  
三月以子爲大夫故詔追贈公太常卿君子謂公之義方  
慶及其身而楚州之孝誠格於宗祏禮也猶以爲與化俱  
者人事不我期者邱隴雖大宗小宗可詳諸姓氏譜命官  
日時各存乎屋壁之志若遺直與故事非金石刻則無以  
示後世也由是楚州稽首於廟見託謨德垂懿萬億孝思  
罔極其銘曰

肅肅乃祖翼商屏周總羣邦兮退傅間生扶揚重侯德乃

降兮龜紐虎符黼衣彤弓世相副兮百代純嘏鍾仁於公  
德斯懋兮爲邦三年足民知方政之臧兮校文石渠觀書  
魯堂志自強兮三佐列郡曳裾游梁道未光兮已矣介福  
不充景行吁嗟命兮一經之遺垂裕果盛哀榮並兮子子  
孫孫丕承忠敬荷餘慶兮

唐故朝議大夫高平郡別駕權公神道碑銘

并序

開元天寶之際元宗始以八柄付三公由是台司得專其  
廢置其中或憑寵固位懼天下有異已者諸附離之者皆  
出入三臺若公才令名以望見憚則稍稍優其俸而黜其

職故天水權公幼明由新安縣令爲絳郡司馬高平郡別駕而歿同於道者皆竊歎之是歲天寶六載秋八月也歿後廿有二載歲次己未春二月返葬洛陽故塋夫人新鄭縣君滎陽鄭氏祔焉縣君某縣某官某之孫某之子以仁儉好禮輔佐懿德柔明之風訓齊閨門壽六十五大厯二年十月某日終於丹陽初公娶於博陵崔氏生子曰驊而終新鄭以繼室生四子曰軼曰申曰器曰舒舒不幸短命驊軼申器悉忠信好學善屬文位未顯而令名歸之慶之垂訓之流也至是旣卜宅兆驊等懼日月逾遠後裔不知

其先人之德善謂及忝鄉舉之舊故使錄而銘之云公諱  
微字幼明隴西天水人也權氏之先出於顓頊其遠祖殷  
武丁之小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權因以權受封且命氏焉  
至周爲楚武王所滅國除其後有仕隴西者遂家於天水  
歷漢魏晉宋間子孫世都尉爲郡守至裔孫翼與王景畧  
同佐符堅官至僕射後僕射數世至景宣景宣生士玠並  
知名於時士玠生萬春歷華州刺史封千金縣公華州嗣  
右領軍將軍曰文獎領軍嗣永興令曰懷育公永興之嗣  
也奕葉之明德粹氣藪於其躬故融而爲仁行播而爲文

學童子時舅氏崔湜奇其文嘗謂有何無忌之似其鄉舉也考功郎中蘇頲拔諸羣萃之中連尉湖城汾陰新繁渭南河南五縣開元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會監祭太廟先時同事者約相與偕赴及將赴祭約者有故不至遽不暇告公曰人約我矣可先已而後信乎遂不赴坐是降爲河南府法曹君子義之初選部舊制每歲孟冬以書判選多士至開元十八年乃擇公廉無私工於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公受詔與徐安貞王敬從吳翬裴肅李宙張烜等十學士參焉凡所升獎皆當時才彥考判



之目由此始也於是天下無兵百二十餘載搢紳之徒用文章爲耕耘登高不能賦者童子大笑公攘臂其間以仁義爲已任片言隻字動爲學者所法時輩榮之而居家清方惟德禮是仗潤身飭吏不過經術不矯持操以游媚貴倖行威作福者忌之由是官徙而階不遷從法曹數歲而後有新安之拜及至厯絳郡高平任愈疎遠安貞中立未嘗易方虛舟其心與位升降春秋六十四而終蓋道之行止與時不并論者以漢梁叔敬桓君山爲比公所著文二十卷其立言之宗趙郡李華編而序之若世系事業則書

諸斯文其文曰

咄今權公有德有言忠恕廉清道直而溫行有餘力言足  
成文居官釐績勤約是守與明以信寧黜不苟跡屈志伸  
義彰身後冉政游學左詩潘誅風流遺烈足以遺子九原  
與歸末由也已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鏡智禪師碑銘

并序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  
惠可大師樞衣於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眞故示  
有瘡疾謂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至必

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不在其中間故足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亦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門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陰國土爲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旣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卽位後五年歲次庚戌及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迹明徵故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

趙郡李公嘗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譔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礪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岳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像法之本根墜於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宏誓以抒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

是七年夏四月上沛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諡禪師曰鏡  
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  
谷衆庶踊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立石於塔東  
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及以爲初中國之有佛教自  
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施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  
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  
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  
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浸廣真如法  
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化雨然後空王之密

藏二祖之微言始燦然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問道於  
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  
如燈之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  
其後信公以教傳宏忍忍公傳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  
溪其嗣無聞焉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  
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宏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  
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  
嗚呼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  
生不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旣往周

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宏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  
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爲  
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慧遠法師碑銘將令千  
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不顯在此山  
也則揚其風記其時宜在法流及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  
不讓其銘曰

衆生佛性莫非宿植知誘於外染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  
動息淫騃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  
爲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閒生

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劫迭付微言如如禪師膺期宏宣  
世溷法滅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  
乃圓性身本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三十紀  
妙經乃屈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  
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